

被围巾改变的藏地小村(上)

◆ 李珣

直通巴黎秀场

“把围巾蒙在仁多玛上空,一掀开,一切都不一样了。”仁多玛的牧民这样形容村庄的改变。在一个美国女子的带领下,一条围巾把青藏高原上的小村庄与法国时尚T台连在了一起。

大字不识几个的牧民被派往柬埔寨学习织造手工艺。那些曾经捡牛粪、挤羊奶的粗糙的手,如今每年织造出上万条牦牛绒围巾——它们挂上国际知名奢侈品标签,每条价值上千欧元,顺着村里去年才刚硬化的公路,直通巴黎时尚秀场。

订货商从世界各地飞来,拉到多少“洋客人”,成为出租车司机炫耀的资本。就连被酥油茶味道浸泡千百年的村庄,也开始飘出咖啡香。

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佐盖多玛乡的仁多玛村,牧民不用为采购日用品花3个多小时往返城乡。这个有着1500多人的青藏高原上的村庄,冒出4家饭馆和10多个商铺。

摇着转经筒的老人谈论着这个美国女子“把恶劣的环境改变了”;往返城乡的货车司机等在工厂门口,只为“远远看一眼美国人”;这里飘着关于她的传说,比如“嫁给了当地藏族人”。

“我们想创造一种产品连接世界,为村民提供就业机会,让创造者为之自豪。”美国女子德清·雅诗整理着手中的十几条围巾。2007年,她的母亲在仁多玛村投资生产牦牛绒围巾,工厂取名“诺乐”,藏语有“牦牛”“财神”之意,德清出任CEO。

一条围巾,把青藏高原上的小村庄与法国时尚T台连在了一起。13年前,22岁的美国姑娘德清带着相机到甘南藏区寻根,被高原之美吸引,她在这里创业,将传统手工艺带到巴黎秀场,为村民提供就业机会,向世界展示着世界屋脊的匠心。



■ 德清和员工进行头脑风暴



■ 每一条围巾都由工人手工完成

最特别的模特

临近新年,德清筹划为新款围巾拍摄广告。这天上午10点,德清带着模特降央卓玛来到一户牧民家,拍摄地选在羊圈里。

降央卓玛是一名缝纫女工。平日上午,她和70多名藏族女性一起进入车间工作。染房里腾起白色蒸汽,纺车吱吱呀呀地转起来。降央卓玛穿着网购来的雪地靴和羽绒服,开动缝纫机。

每隔一段时间,这个25岁的藏族姑娘就会停下手里的活计,摇身一变,成为德清镜头里的模特。无需化妆,绯红的脸颊由高原着色。她披着新款围巾,为自己创造的产品代言,在全世界都可以看到

的宣传照上微笑。

当德清把三脚架和相机搬进羊圈时,围墙外已聚集了许多牧民。他们握着赶牛的鞭子,围观这个摆弄设备的美国女子。

故事始于寻根之旅

13年前,美国人德清·雅诗带着照相机第一次来到仁多玛时,也吸引了这些好奇的打量。

那一年,22岁的德清到甘南藏区寻找“故乡”,她的父亲是西藏人。飞越上万公里,带着一台相机,这个美国姑娘穿着一件T恤在仁多玛村落脚。

夏季依然寒冷的高原逼得她裹上藏袍,城市生活瞬间被没有厕所、自来水的藏地生活取代,她在牧民家

一住就是几个月,拍下经幡白塔、田园牧歌,也感受到这里的贫穷、疾苦。

“带着这些影像回美国,也许我会出名,但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变。”德清放下相机,转而去完成母亲交待的任务——寻找牦牛绒。

她的母亲是法国人,从事了20多年纺织品贸易。母亲告诉她,藏地牦牛头颈附近的纤细绒毛,保暖性能佳,但当地牧民从未认识到它的实际价值。德清决心将原材料加工为附加值更高的围巾,让传统手工艺给这片土地带来生计。

“你用手走掉怎么办?”这样的想法在世代以放牧为生的藏民中占了主流,关于围巾的构想,当地人并不买账。

德清挨家挨户拜访,有时干脆

睡在牧民家。白皙的皮肤染上高原红,看上去就像当地藏族姑娘。她把从父亲那里学来的拉萨藏语扭成了当地安多藏语。花了两年时间,她终于打动了十几户牧民。16人的团队在2007年组建,一个藏地围巾作坊在支起的帐篷里开工。

重新定义“奢侈品”

年轻的德清带着样品到巴黎探路,联系了几十个品牌挨家拜访寻求合作,这些大牌给她的时间寥寥。每天出门前,她都要反复练习去拜访时的“台词”。

世界屋脊之上的村庄,帮助德清定义着“奢侈品”。藏人身上的配饰世代相传,阿妈缝制的藏袍里藏满故事。时间让物件拥有生命。

围巾也用这样的匠心出品。围巾选用的牦牛绒来自藏地两岁大的牦牛,一条中等长度的围巾,需要4头小牦牛贡献牛绒,整整7天才能织成。

几家奢侈品品牌被来自青藏高原的匠心打动,仁多玛开始和世界做起围巾生意。曾经捡牛粪、挤牛奶的双手,拿起纺锤、熨斗。围巾的织造者变身模特,站在镜头前,向世界呈现一个小村庄所创造的价值。

这天,德清以羊圈为背景,布置出“当东方遇见西方”的主题。

一只用作收集牛粪的筐里盛满牦牛绒,放在欧式桌子上。降央卓玛拎起纺锤,摆出捻线的姿势。一条围巾顺着她的肩膀垂在腰间。一年前,她还不敢面对镜头微笑。

德清按动快门,围观的牧民扒着围墙,踮起脚尖,“这种装粪的筐,也能拍?”人群传出哄笑声。

上海方城

余之



16.像笼子里的鸟

钱伯韬两杯清酒下肚,胖胖的圆脸上已泛起了一抹晕红。伯韬说:“国杰兄,趁今天尽兴,酒后,来八圈如何?”“你说麻将?好啊,正好我们今天凑一桌。”国杰说。秀姑麻利地收拾好饭菜,拉开了八仙桌,铺上了一条厚厚的雪青色毛毯。

“今朝从局子里朋友告诉我一个消息。”“啥消息?”“几个月前勿是有条船在浙东沿海沉没了?”“这报纸都登了,又勿是啥新闻。”“噯,依勿晓得,宪兵队勿是前一段时间去沪江大学抓共党地下分子吗?”“我听说了,人既没抓到,学生会的几个领头分子不是都逃走了么?”“逃是逃走了,但都‘报销’了。”“啥个‘报销’了?”“死塌了!几个学生会头头当天夜里都上了迭条船,船翻了,倒进海里喂鱼了。有一个姓‘柳’的主席也在这条船上。”

梅香听到“柳”字,打牌的心思早已飞到九霄云外去了,拿在手上的一只牌“叭哒”一声掉在地板上。“光顾说话,忘了打牌,梅香你出牌。”伯韬说。“呵、呵,我打,我打。”说着她将手中的“梅花”打了出去。梅香说:“对不起,头有点晕了,怪这清酒——”杏芬说:“是呵,这清酒后劲大,我也有点晕了。”她摸了摸梅香的额头,“唔,是有点热,不过不要紧,不是生病,是酒。我看今天就玩到这儿吧。”国杰说:“好吧,你们先去睡,我再跟伯韬聊一会。”于是,他吩咐秀姑又烫了几壶酒,两人边喝边又聊开了。国杰要与伯韬所聊的事,是他这些日子一直在盘算、运作的事,他们将手中的黄金从上海运到重庆,再从重庆转到上海市场上,从中赚取差价。两人说得投机,酒也越喝越多,国杰的脸红里带黑,像风干了的猪肝。

墙上的老鹰挂钟“当”了一下,已过子夜。伯韬说要走了,挪开红木椅要起身,因人胖却站不起来,国杰扶了他一把才摇摇晃晃地站起来。国杰说,我送你一段。出了弄堂口,走过

两条横马路,转角处有一黄包车夫靠着墙角在打瞌睡,伯韬叫醒了他,给了他一枚银圆。黄包车夫睁大了眼睛,弯腰磕头,拍拍衣衫,拉起伯韬就走。

弄堂里死一般的静寂。国杰喝饱了酒一股欲望直窜胸脯。他在梅香的房门前停住了脚步,门虚掩着,也是清酒的后力,梅香昏昏沉沉地睡去了。国杰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,毫无顾忌地压在了梅香的身上……

第二天梅香没有起床,第三天也没出后厢房的门。杏芬问:“梅香生病啦?”她责怪徐伯韬:“都是迭只徐大块头出的花头,让伊穷喝清酒,不要讲伊,就是我也是吃得头浑淘淘的。”秀姑说:“老爷关照,让伊吃点清淡点,去去酒气,弄点桂花红枣汤,或者花生莲心汤,要是肚皮饿,弄点糖年糕也可以。”

自“清酒之夜”以后,梅香似乎被黄国杰“养”了起来。在“皇宫”大屋养尊处优的日子久了,梅香感到沉闷无聊。除了大多数时间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、睡觉,最多下楼在庭院里走走。庭院里种了一棵白玉兰,一棵绿梅,一棵刺柏,一棵夹竹桃,还有一丛蔷薇,一个芍药根。她不喜欢夹竹桃,从小她听外婆说夹竹桃有毒,所以她从不去摸夹竹桃树叶,她喜欢那棵静静地躺在一边的绿梅,有很多花蕾,逢到下雨天,过了几天就开出了好多花。看过一会花,她很快觉得无聊,于是,仰起头看一会天空,有一群鸽子在屋顶上盘旋,她的眼睛也会随着鸽群飞翔。几只小鸟飞过,欢叫着飞着,一会儿都停在屋檐上,一有动静,它们又扑翅翅地飞走了。她觉得自己连鸟儿也不如,“皇宫”大屋里虽然衣食无忧,“筷来伸手,饭来张口”,但就是像一只鸟笼,梅香是多么渴望到外面的世界去振翅展翼,畅游一番。在上海,梅香没有亲戚,也没有朋友,只能呆在“皇宫”大屋里,有时与秀姑聊聊天,谈谈宁波乡下的一些旧闻,再就是帮秀姑做点杂务,挑菜呀,给院子里的花浇浇水呀,或者是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看看书。她也不想再去找她大学里的一些同学,如果她去找旧同学,同学们会怎样看她,一旦同学们知道了她的身份,他们还会像以前一样真心对待她么?再说,见了他们谈起柳叶勾起旧事,她会伤心,所以她干脆也就不再与旧友们来往了。

29.心跳加速

常若说:“因为我有个朋友是网上开店的,现在已经做到皇冠店了,我有现成的老师,那就是捷径。”“哦,是这样。”李大伟的脸上露出了赞许的笑容,目光也闪亮起来:“能留个联系方式吗?”“你问陈志华他们要吧。”这句轻描淡写的话让李大伟的心中生出一股寒意。

车在常若雨家楼下停下,她扭过头去,猫一般的眼眸里闪烁着灵光,“谢谢你,李大伟。再见!”“再见。”李大伟诚惶诚恐地说道,心里想着:真的还能再相见吗?

常若雨没有想到她真的谈成了一家可以拿返利的生意,电话打了N多个地方,跟略有意向的公司也面谈了几个地方,还能够谈成一家。而这一家不是别家,就是跟方亮去跑的第一家——好中好火锅连锁店,第一次没有见到负责人,第二次是她一个人去的,一切顺利。身材高大的市场部经理许巍斌等一千人坐在会议室里。常若雨紧张得心都要跳出来了,但当笔落到合同的那一刹那,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又迈开了一大步。

签完合同,其他人都走出了会议室,许巍斌笑容可掬地朝着常若雨:“祝贺你啊,晚上我们去庆祝一下,喝一杯。”

浪漫的西餐厅里,昏黄的灯光下,许巍斌就坐在那儿对着她微笑,常若雨一阵心乱神迷。“你今晚太漂亮了。”常若雨知道,他第一句话一定是这个。许巍斌定定地看着她,常若雨的脸红了,羞涩地低下头:“干嘛这么看人家?”许巍斌依旧全神贯注地直视着她,“我想把你今晚的形象铭记在心中。”

他真是太浪漫了,常若雨心想。爱情的种子在她心中播下,搅得她心神不宁,以至于在吃西餐的时候频频出错,要么就是左手拿刀,右手拿叉了,要么就是碰翻了杯子。她一杯杯地喝红酒,想让酒精来使自己清醒,然而在红酒的作用下,周围的物件和对面许巍斌的脸变得如梦似幻,好像海市蜃楼一般越发不清晰。“我可以追求你吗?”许巍斌突然说。常若雨的脸越发红了:“你也是单身吗?”“对,单着呢。”

晚餐结束,常若雨醉意已浓。她脚底打

飘,摇摇晃晃地走着,若不是许巍斌扶住她,她几乎要摔倒了。“去我家坐一会吧。”许巍斌搂住她说。店堂外的冷风加上许巍斌的搂抱让常若雨清醒了不少,而包内的手机铃声更是在一遍遍地唤醒她。

“等等,我接个电话。”常若雨靠在许巍斌身上,接起了电话。“若雨,你晚餐结束了吗?”又是方亮,常若雨有些扫兴,她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要不要我来接你,送你回家?”“不是说好明天碰头的吗?你这么急干什么?”常若雨不耐烦地说。“我是在关心你,怕你喝酒,酒能乱性。”“瞎说什么?挂了。”

常若雨挂断了电话,许巍斌敏感地问:“你男朋友?”“没有,一个合作伙伴,我没男朋友。”许巍斌面露喜色:“这我就放心了,我可以大胆追求你了。”“你这人,真直接。”常若雨娇羞地推了他一把。“我是喜欢你,对于喜欢的人,不需要矫情。”许巍斌说着,突然俯下头,吻着常若雨裸露着的肩膀。

常若雨一阵心跳加速,她靠在许巍斌的肩膀上,看着天上的月亮正穿破云雾隐隐忽现。她突然发现,她对于许巍斌还什么都不了解,就像这被云雾遮住的月亮一样。她离开他的怀抱:“我们还彼此不了解。”“喜欢一个人不需要了解太多。”许巍斌微笑着说。“可我想知道。”常若雨后退一步。她的举动似乎让许巍斌有些意外,但他依旧微笑着说,“好吧,你想了解什么?你问我答。但是外面太冷了,你穿得太少,我们进车子里去说吧。”许巍斌搂着她向车内走去,感受着来自她身体里的颤栗。

“你多大了?”一坐进车内,常若雨就问道。“35岁。”“为什么这么大了还不结婚?”“结过,离了。”仿佛一盆冷水浇头,原来这是个离异男。常若雨的酒彻底醒了:“为什么离婚?有孩子吗?”“为什么离婚?”许巍斌苦笑一下,“你是要把我记忆的沉渣给翻出来啊。”“你不愿意说就算了,送我回家吧。不,我自己打车回去,不劳烦你了。”常若雨说着,就欲拉开车门。“别这样。”许巍斌一把拉住她,“我说,其实也没什么原则上的问题,就是婆媳矛盾。”

“婆媳矛盾?你们跟父母住在一起的?”

小店开张三周年



凌寒